我們為什麼留在敘利亞？

敘利亞衝突開始時，看到未來無法承諾任何美好的東西，我就想，離開這個國家可能是個更穩妥的選擇。這個想法愈加強烈，因為黎巴嫩給我提供一份工作。於是我買了機票，開始和家人準備這趟旅程。但我內心突然出現許多疑慮。去為家庭尋求一個更好的未來究竟對不對？還是留在我所愛的這個國家去幫助同胞們來得更好？
我和太太討論之後，明白到她願意留下來，但她讓我作決定。她唯一在乎的是讓家人在一起。我感到困惑和沮喪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正在教堂裡，清楚地感覺到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阿勒頗（Aleppo）分享同胞的命運。我國人口多元化，由許多族群、不同宗教信仰和持不同信念的人組成，但我們一直和諧地共同生活。最近幾十年，儘管遭到禁運，但我們慷慨得足以容納巴勒斯坦人、黎巴嫩人和伊拉克人，給他們提供平等的權利和工作機會。於是，我們決定留下來。我自謀生路，賺到不少錢。然而，在開始摧殘這個國家的血腥事件之後，我的店鋪遭到搶劫，然後被毀了。然而，我和太太開始運作的聾啞人中心仍有許多事情要幫忙。後來我也開始和其它人道救援組織合作，在上主的眷顧——奇跡般源源不斷——下，給1，500多個家庭提供基本必需品。
五年戰爭期間，由於市區街區遭到狂轟濫炸，我們看到那麼多家庭失去自己所愛的人，這麼多人落下終身殘疾。有一天，聾啞人中心的司機和家人走在街上時遭到迫擊炮襲擊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，自己也嚴重受傷，被送到醫院時仍驚魂不定。我給一位神父講起他的嚴重情況，主教聽說之後，主動提出負責安排他太太和女兒的葬禮。至於我，開始募集錢款來支付這個父親的手術費用。看到有那麼多人關注他，醫院降低了費用，一些醫生也婉拒了服務費。所以，我們不僅能夠支付全部的費用，而且還有足夠的錢支付這位司機所需要的後續治療。
還有一次，我接通電話，對方原來是在我們常去的那個教堂工作的一位穆斯林信徒。他請我幫忙找一座可以長住的房子。他曾看到武裝叛亂分子進入自己的街區，所以很擔心三個女兒。在多次努力之後，我們終於設法為他們找到了一個家。他一搬進新居就發現需要一個煤氣罐，但找不到。於是他又打電話給我：「我請你幫我這個忙，是因為你是我們的弟兄，對嗎？」我回答說：「當然，我們是弟兄。」
最近自從停火後，我們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平靜階段，雖然不時發生地轟隆聲，讓我們徹夜難眠。對於我所做的事情，在武器聲沉寂下來之前，甚至不可能想像可以重頭再來。普世博愛運動團體還在這裡，在我們所處的危險境地中支持著我們，還有天主的愛從未遺棄我們。在所有的問題面前，我們從未感到過孤單。我們繼續為別人付出當中體驗到和平，一個仍舊是挑戰的和平，因為這是每天都必須重新去爭取的一份禮物。